

情殇

中篇卷 I

世界情爱小说精品大系



陈琛 主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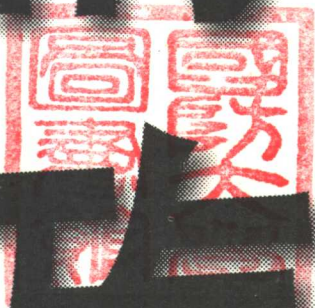


国防大学 2 061 2550 2

世界情爱小说精品大系

中篇卷

情殇



陈琛主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在这里，人类的情与性已经完美地交融并汇成令读者心荡神摇的兴奋点。



爱的渴盼、爱的炽热、爱的痛苦、爱的疯狂…这些举世闻名的经典作家将内心独特的光芒献给了人类的春天为芸芸众生拓展了一片永恒的净土。

目 录

未婚少女和吉普赛人	劳伦斯(1)
为了一夜的爱	左 拉(96)
克鲁采奏鸣曲	列·托尔斯泰(131)
音乐家的生活	黑 塞(210)
初恋	屠格涅夫(363)
死者	乔伊斯(444)
嘉尔曼	梅里美(492)
一位作家的遗书	施尼茨勒(548)
忍川	三浦哲郎(574)

未婚少女和吉普赛人

劳伦斯 著

涂小榕 译

D·H·劳伦斯，英国大作家，以写爱情小说著称于世。

—

牧师的妻子跟着一个身无分文的青年汉子走了。于是，流言蜚语蜂起，丑闻不脛而走。那时候，她的两个女儿，一个只有九岁，一个才七岁。牧师倒是个难得的好丈夫。诚然，他的头发已经花白，可胡子却是黝黑的，还不失为一个美男子；况且，他依然偷偷爱恋着那放任不羁、美貌绝伦的妻子。

她为什么要走呢？为什么走得如此突然，宛如癫狂突发呢？

谁也说不上为什么！只有那些虔诚的信徒说她是个行为不规

的女人。良家妇女只是缄口不言，她们心里可清楚哩。

她的两个小女孩什么也不懂。她们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创伤，以为妈妈抛下女儿仅仅是由于妈妈不喜欢她们。

俗话说：“因祸得福。”不幸的灾难却使牧师荣获升迁之喜。瞧！牧师俨然象个散文家、雄辩家；他妻子的出走牵动了书生学究们的恻隐之心；他还获得了帕普尔威克教区的俸禄。上帝保佑，不幸的谣传竟然使他荣升教区长，得以管辖北国的一个教区。

教区长的宅第座落的村口，那是帕普尔河岸上的一幢丑陋的石屋。再往前便是小路和小溪的交叉处。那里有一家庞大而古老的棉纺作坊，一度由水力驱动。小路蜿蜒曲折而上，紧连村子里那条光秃阴冷的石子路。

牧师一家由于乔迁之喜，面貌焕然一新。昔日的牧师，如今的教区长，接来了年迈的母亲，还有妹妹，以及城里的一个弟弟。两个小女孩也来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新天地。

教区长已是四十七岁的人了。自从妻子私奔以后，他始终郁郁寡欢，显得并不体面。不少女人同情他，怜悯他，才使他不至于轻生自杀。他鬓发斑白，神色暴怒惨然；一见他这模样，人们就知道那一切对他是多么无情、多么可怕，就会理解他是如何忍受这奇耻大辱的。

然而，不知是什么地方总有点儿不对劲。有的女人，虽说对昔日的牧师深表同情，暗中却对教区长十分不满。不论人们说些什么或是做些什么，他总是装出一副自命清高的样子，令人难以捉摸。

两个小女孩还不懂事，自然听信了家里的说法，年逾古稀、老眼昏花的奶奶成了这幢房子的主宰，而家各事全由四十多岁的锡西姑妈操持；她面容苍白，虔心事主，内心却好象小虫在啃咬似的，隐隐作痛。弗雷德叔叔也已年过四十；他生性吝啬，脸色阴沉，常常衣冠不整，独进独出，而且每天都要进城。在这个家里，

教区长当然是奶奶之后最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大家都管奶奶叫“老祖宗”。她举止粗俗，却还算得上刁钻聪明，跟其他怪老太一样，平生专事捕捉男人的弱点，借以巴结讨好他们。她很快就看出教区长依旧“爱”着他那行为越轨的妻子，而且这种“爱”将会永恒不变、至死不渝。因此，她也就秘而不宣。教区长的感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他的心底始终珍藏着一位纯洁的姑娘——他的结发娇妻和毕生崇拜的偶像。

与此同时，那个声名狼藉的女人却逃离丈夫，抛弃幼儿，在邪恶的世界里到处流浪。如今，她已把自己捆在那个卑鄙无耻的青年汉子身上；而且，毫无疑问，最终她将坠入万丈深渊。这对她来说是罪有应得。人们深深懂得这个道理，于是就秘而不宣。因为在教区长那颗纯真高尚的心里，依然盛开着年轻新娘那洁白无瑕的雪花。这朵洁白的雪花并未枯萎、凋谢。至于那个与无耻汉子私奔的女人，跟他毫不相干。

那位“老祖宗”，一度只是个失势的小家寡妇，无足轻重。而今，她爬上了教区长家的第一把交椅，而且重新牢牢地控制着这个家。她的这一地位至今丝毫未受威胁。她处事十分精明。一方面，她赞叹教区长对洁白雪花的忠诚不二；另一方面，她又假惺惺地声言反对。对儿子深沉的爱情，她似乎非常崇敬，从来不说一句伤害他那洁白“雪花”的话。可是，这朵雪花业已变成荨麻，在邪恶的世界里滋生滥长，人们曾经把好唤作阿瑟·塞威尔太太；如今，老天保佑，她又嫁人了，她不再是阿瑟·塞威尔太太了。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女人冠以教区长的姓了。纯真、洁白的雪花已经沦落成一朵无名野花，而且永远、永远。这个家甚至把她看作昔日的辛西娅。

所有这一切只是“老祖宗”磨坊里的水。它使她成功地阻止了阿瑟续弦。她掌握着他的致命弱点以及珍藏不露的自爱，她把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心。他曾经跟一朵永不枯败的洁白雪花

结成并蒂之莲——多么幸运！他蒙受创伤——多么伤心！他受尽折磨。啊，多么纯真的爱！他已经——原谅了！是的，他已经原谅了这朵洁白的雪花。他甚至在遗嘱中为她留下了生活费，可那不要脸的——别提了！最好少想那在邪恶世界里滋生滥长的荨麻吧！她是往昔的辛西娅！让洁白的雪花在往昔的回忆之中怒放吧。现在的情况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孩子们就是在这咱阴险狡黠、道貌岸然而不可告人的环境中长大的。她们也看到了昔日盛开的洁白雪花。她们也懂得那花儿只是高高供奉在凄凉孤寂的光辉之中，永远可望而不可即。

与此同时，从那污秽龌龊的世界，偶尔还会飘来一种卑贱、罪恶的自私和堕落的诱惑——来自可怕的荨麻——往昔的辛西娅的诱惑。实际上，那荨麻总是想方设法，不时给姑娘们——她的孩子捎来短筒。对此，满头银丝的“老祖宗”内心切齿痕恨、深感震惊。因为她知道，如果往昔的辛西娅有朝一日突然回来的话，她这位“老祖宗”将失去现在的一切。老太太心里这种隐藏着的忿恨渐渐感染了姑娘们，而她们却是那个诱人的卑劣荨麻——辛西娅的孩子。曾几何时，正是这个辛西娅放肆地蔑视过这位“老祖宗”。

这一切常常在孩子们的头脑里萦回不绝。她们还非常清晰地记得她们真正的家——南方教区那个家，以及她们那位光艳照人却难以倚靠的母亲——辛西娅。她象迅捷、险恶的太阳，使这个家大放异彩，生机盎然，而且，始终进出频繁、来往不绝。在她们的心目中，她的到来既意味着光明，又预示着危险，既富有迷人的神采，又充满了可怕的自私。

如今，这种迷人的神采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洁白的雪花象一只烧瓷花圈，凝结在坟墓之上。那种无常险恶和古怪危险的自私，犹如勇狮猛虎，亦已杳无踪影。现在这个家已经非常安定，谁都可以安然瞑目了。

然而，她们渐渐长大成人。随着年岁的增长，她们越来越感到困惑重重，百思不解。与此同时，“老祖宗”却越来越老、越来越瞎，行动十分不便，必须要人搀扶，每天晌午的时候方才起身。不过，她虽然双目失明，常卧病榻，仍旧是这个家的主宰。

况且，她并非始终卧病不起。繁当有男人在场，这位“老祖宗”就稳坐在她的宝座上。她狡猾奸诈，不可轻视，尤其是在她跟前出现敌手时更是如此。

小孙女伊维特是她的大敌。伊维特生性欢快豪爽，却漫不经心，无忧无虑，跟往昔的辛西娅一模一样。不过，她比较温顺易驯。奶奶也许已经及时地注意到了。这完全可能！

教区长非常喜欢伊维特。他的溺爱使她变得娇生惯养。他甚至说：“难道我不是一个心地善良、慈悲为怀的魔鬼！”他自己沉湎于这种想法，“老祖宗”对他的弱点却了如指掌。对他的弱点，她不仅知道得一清二楚，而且还加以利用，装点他的为人，美化他的性格。他向往一种在他看来能令人神魂颠倒的性格，就象女人都喜欢拥有漂亮迷人的衣着一样。“老祖宗”诡谲刁钻，一味顺着他的心，竭力褒扬他的不足，美化他缺陷。她的母爱使她得以掌握他的弱点，并用美好的装璜把它掩盖起来。而往昔的辛西娅呢——别提她了！在她看来，教区长不过是一个驼子，一个白痴。

奇怪的是，奶奶对大孙女露西尔的暗自痛恨更甚于对娇惯的伊维特。忧心忡忡、急躁易怒的露西尔比她妹妹——娇宠无知的伊维特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正处于奶奶的威慑之下。

但是，锡西姑妈却痛恨伊维特。她甚至恨她的名字。锡西姑妈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老祖宗”。她自己知道这一点，“老祖宗”心时里很明白。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对此都习以为常了。大家都承认锡西姑妈这一献身精神，就连锡西本人也不例外。她为此常常祈祷。这也证明，可怜的锡西，在内心深处，确实珍藏着自己的情感。她不再是过去的锡西了；她已经丧失了生

命的活力，失去了女性的魅力。眼下，她已年近半百，有时还会莫名其妙、妒意十足地突然发作起来，而逢到这个时刻，她简直就成了疯子。

可是，奶奶牢牢地控制着她。对锡西姑妈来说，她活在这世上就是为了照料“老祖宗”。

有时，锡西姑妈会对任何年轻人发泄她的嫉妒和仇恨之火，使人不禁毛骨悚然。可怜的人儿，她常常祈祷，祈祷上帝原谅她，但是，她不能原谅命运给她安排的一切，有时还会说出十分尖酸刻薄的话来。

这并不是说“老祖宗”似乎有颗赤诚善良的心。她根本不是这号人。她只是看上去这样，不过，她隐蔽得相当狡黠。天长日久，姑娘们逐渐看清了她的真面目。在那过时的花边帽子以及斑白的银丝下，在那黑色绸缎的里面，裹着一个胖乎乎、矮墩墩、大腹便便的老太婆。这是一个心术奸诈、一味追求女性霸权的恶老太。她利用儿子的呆钝无能和软弱可欺，牢牢握住手中的权力，虽则她已年复一年地活到了古稀之年，如今又度过了八十大寿，爬向九十高龄了。

在这个家里，“忠实”有其传统。一家人必须互相忠实，特别是忠于“老祖宗”。“老祖宗”是这个家的当然主宰。这个家也就是扩大了“老祖宗”。很自然，在这个家里她的权威无所不至。她的儿子和女儿，由于软弱无能，自然都对她尽忠尽孝。出了这个家，等待他们的又是什么呢？——只在危险、蔑视和耻辱。教区长在那场婚配中难道还没有备尝艰辛吗？因此，现在可要小心！面对这个世界，就必须小心、忠实！在家庭内部，可以听任仇恨和摩擦接踵而至，但是，对外必须团结一致，修起一道坚固的藩篱。

然而，直到姑娘们最后结业回家才感到奶奶那双嶙峋枯手的全部分量。露西尔快要二十一岁，伊维特也有十九了。她们曾在一所设备良好的女子学校就读，最后在劳斯恩结业。姐妹俩都出落得如花似玉：细高的个儿，机敏的面庞，青春年少，风华正茂；两人都留一头短发，俨然是一对不伦不类的假小子。

“帕普尔威克之所以令人非常烦闷，”当她们站在渡船上，眼望着越来越远的多佛悬崖时，伊维特说，“就是因为周围缺少男人。爸爸为什么不和朋友一道去打打猎呢？弗雷德叔叔也实在怪癖难处了。”

“喏，你还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哩，”露西尔说，她倒达观得多。

“你很清楚，等待着我们的——”伊维特说，“是礼拜合唱，而我恨透了男女合唱。没有女人时，小伙子们的嗓音才令人喜爱。在安息日圣经会、姑娘交谊会和联欢会上，所有可敬的老人都问奶奶好！可是，在这方圆几英里地，却没有一个正经的小伙子！”

“喏，我说不上。”露西尔说，“弗莱姆雷家的人常来。还有，你知道，吉雷·萨默考特在爱你。”

“喏，可我恨那些爱我的家伙。”伊维特喊了起来，灵敏的鼻子向上一翘，“我讨厌那些人，老是缠住人家不放。”

“要是你不喜欢别人爱你，那你到底想要什么呢？我认为被人爱是完全正常的。你知道你决不会跟他们结婚。既然如此，要是让他们继续爱你能给他们以欢乐，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噢，可是我倒想结婚。”伊维特喊道。

“要是这样，那也好办。让他们继续爱你，你便可以从中找到一个可能成为你丈夫的人。”

“我决不会那么干。谁来纠缠我，谁就让我倒胃口。我实在讨厌他们，他们使我厌烦极了。”

“嗨，假如他们一味胡缠，我也会讨厌的。不过，要是跟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我倒以为他们是惹人喜欢的。”

“可我要的是炽热的爱。”

“噢，很有可能！可我不要！我会恨的。假如你真的身临其境，可能你也会恨的，归根结底，在我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前，必须先安顿下来。”

“可是，你难道就不恨回到帕普尔威克去吗？”伊维特喊道，灵敏的小鼻子又翘了起来。

“不，不怎么恨。我想那儿的生活将是枯燥乏味的。但愿爸爸能弄到一辆汽车。可我知道，我们还是得骑又破又旧的自行车。难道你不喜欢去潭西沼地吗？”

“嗨，当然，喜欢！尽管吃力得要命……要把旧车子推上那些山冈。”

渡船驶近了灰蒙蒙的悬崖。已经是初夏了，天气还是阴沉沉的。姐妹俩身上都穿着毛领外衣，领子向上翻起，头上都戴着别致的小帽，帽边拉到了耳根。她们颀长苗条、容光焕发；她们天真无邪，十分自信，而且过于自信了，横溢出一股女学生的傲慢气质。这一切都足以表明她俩是一对地地道道的英国人。她们看上去是多么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其实她们的内心世界又是多么纷扰难理，深沉不露；她们的外表多么漂亮迷人，不同凡响，其实还是因袭旧套，俗不可耐；她们心灵的窗扉始终紧闭不开，高深莫测。她们仿佛是一艘勇敢的新舰，刚刚离开船坞，滑入生活的汪洋大海之中。实际上，她们只是一对可怜的年幼生命，没有船舵，没有导航，茫然漂泊，四海为家。

一走进家门，她们就感到冷浸肺腑，毛骨悚然。这屋子模样丑陋，龌龊不堪；屋里弥漫着阴冷潮湿的空气，令人窒息，昔日中产阶级的悠闲安逸业已荡然无存。

在姑娘们眼时，这幢无情的石屋简直肮脏已极，但是她们说不出所以然。破烂粗陋的家具似乎有些邈邈寒酸，毫无生气。甚至餐桌上的食物也是那么脏得可怕，使刚从学校回来的年轻姑娘感到非常厌恶和反感。什么牛肉烧白菜，冷羊肉拌碎土豆啦，什么酸泡菜、臭布丁啦，统统难以入口。

奶奶因为“喜欢吃点儿猪肉”，有专门小灶，比如肉汁面包片或咸味乳蛋糕。一脸阴沉的锡西姑妈坐在桌子边，什么也不吃，最多是在自己盘子里搁上一个囫囵土豆。她从来不吃肉，因此，人家吃饭时，她好象是在坐禁闭，而奶奶却狼吞虎咽，吃得口水涟涟——要是没溅到她那鼓囊囊的大肚子上就算幸运了。这种食物本来就不能激发食欲；试想，锡西姑妈本人不喜欢食物，厌恶吃饭，她怎么能做出可口的饭菜来呢！此外，还从来没有一个女佣能在她手下干满三个月！姐妹俩都无可奈何地吃着——露西尔是逆来顺受，勇敢地忍受了一切，伊维特那温柔的小鼻子却显出一副厌恶的神情。只有鬓发花白的教区长，用手帕抹一抹灰白的长胡子，说开了笑话。他已渐渐变得心情沉重，动作迟钝，他终日闷坐书房，从来不锻炼。不过，在“老祖宗”的庇荫下，他不时说些讥讽挖苦的小笑话。

这里，有着陡峭的群山、幽深的峡谷，虽说晦暗阴沉，却蕴藏着一种巨大的力量。二十英里以外的北部正盛行着一种采煤热。然而，帕普尔威克村比较幽静寂寥，几乎与世隔绝。村民们显得麻木不仁，冷酷无情。眼前的一切都是石头，简直硬得可爱——这是一幅多么残忍冷酷的画图啊！

姑娘们又回到了唱诗班，在教区里协助工作。这一切早就在她们的预料之中。然而，伊维特坚决反对安息日圣经会、希望乐

队以及姑娘交谊会——总之，她坚决反对所有那些由虔诚的老处女和固执愚笨的老头所控制的机构。她尽可能地逃避教堂值日，一有机会就走出家门。她常常进出于弗莱姆家。这是格朗其村的一个庞大杂乱但乐天风趣的家庭。假如有人请她去吃饭，即便是工人家的女人请她喝茶，她也会立时应允下来，而且感到非常兴奋激动。她喜欢跟工人闲聊，他们聪明而又讲究实际。但是，毫无疑问，他们却生活在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圈子里。

于是，好几个月过去了，她依然是吉雷·萨默考特所崇拜的偶像。引外，还有其他小伙子——农民或磨坊主的儿子——也都喜欢她。说真的，这些日子，伊维特确实象神仙似的，过得非常愉快。她常常出席宴请，参加舞会；她的朋友驾着汽车来接她进城，去大旅馆或是去名为鲍雷的豪华新舞厅参加下午的舞会。

然而，她仿佛始终处在一种昏然迷茫的状态，她从来没有真正愉快的时候。在她的内心深处隐匿着一种难以压抑的恼怒；而她自己却认为她不该有这种恼怒，她痛恨自己有这种感觉。因此，她的心情反而变得愈来愈坏，她根本不理解这种恼怒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在家里，她确实感到非常恼怒。她对锡西姑妈是那么粗暴放肆，简直是无法无天。事实上，伊维特的坏脾气已经成了一个全家的话题。

露西尔总是比较讲究实际。她在城里找了一份差使——做一个男人的私人秘书，因为他需要一个会说流利的法语和会速记的帮手。她和弗雷德叔叔一样，每天乘坐同一趟火车上下班。不过，她从来不和他同行。不管天晴下雨，她总是骑自行车去火车站，弗雷德却是步行。

姐妹俩一致坚持也们所追求的是一种真正快乐的社交生活。使她们感到气恼之极的是教区长这幢住宅竟然不能成为朋友们欢聚的场所。整个楼下只有四个房间：一个厨房——里面住着两个

永不满足的女佣，一间昏暗的餐室，教区长的书房，还有大而“朴实”但幽暗的客厅或画室。餐室里只有煤气取暖炉。只是在起居室里，才老是燃烧着暖和的火炉，当然，这是因为这儿是奶奶的一统天下。

教区长一家常在这儿聚首。晚饭后，弗雷德叔叔和教区长总要跟奶奶玩填字游戏。

“听着，老祖宗，准备好了吗？N———W，打一个暹罗小官名。”

“啊！什么？是M———W吗？”

奶奶听话很吃力。

“不对，老祖宗，不是M！是N———W，一个暹罗小官名。”

“啊？”

“暹罗？”

“暹罗！泰国！”

“一个暹罗小官名！这是什么词儿？”老太太煞有介事地念叨着，两手交叉，叠放在她那圆鼓鼓的肚子上。两个儿子不断给她提示，而她只是含混不清地咕哝着：“唔……唔……”教区长玩起填字游戏来真是聪颖绝顶，令人惊叹不已，弗雷德叔叔却有一套技术词汇。

“这个词儿肯定填不出。”老太太说道。一时大家都进退维谷，不知怎么才好。

这时候，露西尔却蜷缩在角落里，双手捂住耳朵，假装看书；伊维特愤愤地画着画，或是大声哼着令人烦躁的曲子，给这个家庭音乐会又增添了个节目。锡西不时伸手拿巧克力吃，她的嘴巴一直没有停过。她差不多是靠巧克力活命的。她远远地坐在一边，拿起一块巧克力往嘴里塞，然后，又低头看她那教区杂志。不一会儿，她抬起头，发觉该给奶奶端肉汤了。

姑妈不在时，伊维特会气鼓鼓地打开所有的窗户。房间里的

空气一直都是污浊不堪，散发着一股恶臭——老奶奶的臭气。奶奶虽说耳聋，可不需要她听时，她的听觉却非常灵敏。

“你把窗子打开了，伊维特？我想，你也许知道这屋子里还坐着年岁比你大的人呢。”她说道。

“闷死了！简直受不了！难怪我们老是伤风感冒。”

“我想，房间那么大，又生了炉子。”老太太不禁一阵颤栗，“一阵风会把我们全报销的。”

“根本用不着一阵风，”伊维特吼了起来，“一丝新鲜空气就足够了。”

老太太又颤抖了一下，说道：“这话一点不假！”

教区长没有吱声，默默地过去，把窗子关得严严实实。他没有朝女儿看一眼，因为他不愿使她难堪。可她也该懂些道理才好。

填字游戏是撒旦一手发明的。在这儿，往往要玩到奶奶吃完肉汤，想睡觉时才停止。这时，每天一次的晚安仪式开始了！大家都站起来。姑娘们走上前去，让瞎老太太吻别；教区长挽住她的手臂，扶着她上楼；锡西姑妈手拿蜡烛跟在后面照应。

此时，已是晚上九点光景。说实在的，奶奶老太龙钟，早就该上床睡觉了。然而她人躺在床上，要是没有锡西姑妈陪伴，她依旧不能入睡。

“你知道，”奶奶说，“我从来没有单独睡过。足足有五十年的时间了，没有一晚我不枕着佩特尔的手臂睡觉。他死后，我竭力想独自一人睡。可是，一合上眼睛打算睡，我的心几乎就要从胸腔里跳出来。人躺在床上，浑身寒颤，心里直发毛。嗨，无论你怎么想都可以，但对一个婚后度过五十四个恩爱春秋的人来说，这毕竟是一种可怕的经历！我一直祈望先离人世，可是佩特尔先去了。啊，我不能先去，恐怕他是受不了这种折磨的。”

于是，锡西姑妈就跟奶奶睡在一个床上。姑妈很不愿跟她一起睡。她说她怎么也睡不着。因而，她变得愈来愈阴郁孱弱：她

做的饭菜也愈来愈差。后来，姑妈还不得不动了一次手术。

然而，老祖宗往往要到中午时才起床。午饭时分，她俨然端坐在扶手椅上，腆着肚子，脸红扑扑的，耷拉着松弛的皮肤，一副慑人的威严相，只有在高耸的眉骨处略显温和；她那双蓝眼睛眯成一条缝，但什么也看不见白发稀稀朗朗的，简直有失体统。不过，教区长还是十分快活地跟她寻寻开心，而她却装出不高兴的样子。其实，她内心感到非常满足：她坐在那儿，大腹便便，吃完饭，打打饱嗝，用手压压胸口，“享受”着一种特有的满足。

姑娘们最痛快的是：每次她们带着年轻朋友来家时，奶奶总是在场，活象一尊可怕、古老的肉身偶像，一刻不停地盯着她们看。这儿只有那么一个房间，而且还坐着个老太太，锡西姑妈始终在一旁看护她。每个来访者都必须首先介绍给奶奶。她总是那么温和，她喜欢有人给她作伴。她总想知道来的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以及有关他的各种各样的情况。这样，一旦对情况了如指掌，她便可以左右以后的谈话了。

对姑娘们来说，再没有比这事儿更可气可恼的了。“这个赛威尔老太太真叫绝了！都快九十岁了，对生活还是那么感兴趣！”

“如果说那就是生活，她确实对人家的事情很感兴趣。”伊维特说道。

话一出口，她就感到十分愧疚。一个人活到九十岁，而且头脑清醒如故，这毕竟是个奇迹！况且，奶奶实际上从未伤害过什么人，至多不过是妨碍别人而已。因为人家年迈，妨碍自己，就加恨于人家，这或许倒是相当可怕的。

伊维特当即作了忏悔，并对奶奶亲近起来。奶奶则滔滔不绝地谈自己的孩提供。那时，她家还在白金汉什尔的一个小镇子里，她口若悬河，令人听得兴趣盎然，真是绝妙的人物。

下午，洛蒂和艾拉以及鲍勃·弗莱姆雷来访，还带来了利奥·威塞勒尔。